



帶經堂集卷六十七

欽明人程哲校編

玩蟲尾文三解 辨 記事 銘 尺牘

詩解 四則

新城王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

蠶尾文卷三 解

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予謂興滅繼絕善之大者况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辯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耶

以下三條讀楊

龜山集 偶記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為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生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為眾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為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賢不肖

各有其黨黨羽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

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冀以稔成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

是以至誠待莊公矣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云云刺字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且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菑時隸幽州辯

蠶尾文卷三

三

三十五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

澤藪曰奚養其川河涕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涕即

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

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

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

序并州曰其川葦池嘔夸其浸淩易反在幽州一

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

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

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

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

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舊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舊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讀九丘者云

徐世溥武侯論辯

新建徐世溥巨源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之出師即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

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旣歿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而實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云予讀之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即曲筆如陳壽亦曰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

其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云其勤  
勞一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  
也論忠武侯或曰三代以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  
或曰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  
相爲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  
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  
明不以爲嫌專國二十二年後主不以爲偏故魚  
水之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  
云倏然知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  
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昭烈有焉世  
溥何人而敢于污蠱先賢如此徒見其狂詩無忌  
憚而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  
龍後人非之及周岌之難人以爲口業之報該聞  
錄云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厚誣之見于  
詩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溥晚死於盜安  
知非口業之報哉斯論也罪浮于能矣予不可以  
不辯

書傳國壘

工部侍郎某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

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  
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我 太  
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壘近侍以傳國玉壘  
倉卒坎地而霾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  
屢至坎所蹠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  
則壘見焉聞于官遂進 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按何文肅椒丘集有傳國壘志一篇序  
述甚詳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壘燬石敬瑭入洛  
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  
國壘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壘于桑  
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  
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辯其文以爲歷代傳國  
壘上之至正末中山帥師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  
漠其本末如此又按史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  
歡入貢并請進傳國壘宣宗不納以史與文肅言  
考之自五代之亂壘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  
在察爾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于 本朝詎偶  
然哉又按王冕詩云青象不將傳國壘紫駝空引  
舊氈房蓋未詳矣

宋時最貴兗墨王氏談錄云公在彭門常走入取  
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  
下晁氏墨經云兗州陳朗朗弟遠子惟進惟迨與  
易水奚氏並稱東坡云兗人東野暉所製墨每枚  
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其法以十月煎膠十一月  
造墨以不用藥爲貴自泰山徂徠龜蒙鳧嶧以及  
密州之九仙山登州之牢山即今大勞小勞皆產松之所總  
謂東山東山之松色澤肥膩質性沈重品惟上上  
又邵氏聞見錄記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  
靖公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墨可攜以來明日  
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遂薦  
爲殿中侍御史范忠宣公集及馮山集皆有兗墨  
詩此皆宋人貴兗墨之證今以語兗州人雖士大  
夫亦不能知矣故書之以備吾鄉故實云

書縮頭道人事

門人新安江闔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  
一黃冠無名字其髮縮結人以縮頭道人呼之長  
鬚斑白短鬚及腦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皙白  
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  
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即入雲夢山

爲道士萬曆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  
亨療背疽後此遊於四方 國初至普陀後住中  
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  
重來結茆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  
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 書宋道人事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  
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  
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迹僧面生  
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

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  
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四五百頭尋老僧已  
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餘金旣而分金不平遂  
聞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乙者心利其貲  
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入室而  
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  
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  
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  
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留  
侍不行僧顧曰子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

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  
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  
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  
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  
則虎狼蹠迹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  
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  
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  
候移晷飢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  
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無人居安得延僧誦  
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

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  
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  
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拜耳去招宋留  
宿啖以燕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  
不見驚懼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  
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  
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  
爲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  
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  
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

三矣壬申五月十九日啟事海淀暢春苑尚書述其顛末如此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爲曲全孝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叛案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校尉經鑾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于逼嫁決志不從探

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刺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身價情愿斷出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輕財好義此巴牙刺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審驗過已得真實處女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恩

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媿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厄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

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象房後鬻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

王五姐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牙刺厄爾庫不取李殿機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爲民應令李殿機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給與貲賠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予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歎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生死契闊不復相聞即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足媿世之鬚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范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史所宜

大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子承乏中丞時阮侍  
御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幔亭弟結綠硯銘

此非結綠也胡以沿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  
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荅盤山拙菴和尚

二首

正切凝思忽來芳詠詩愛黃葉秋風之句披圖  
得千巖萬壑之奇便如與吾師把臂入林忘身之  
在京雒也竊意此山旣以田疇得名疇之生平當  
詳著之今簡出三國志本傳及曹孟德表一令一

三四五

盤蠶尾文卷三 硯銘 尺牘

十一

并水經注二條田疇論一篇以備採擇據酈注鮑  
丘水條下有盤山又有徐無山無山下有田子泰  
避難居之之文田所居或在盤山或在徐無更一  
考證方確

山居之妙莫過杏花紅葉兩時書來云云塵中人  
引領東望何異畫地作餅不可啖耶承再示圖誌  
及拾遺辯譌退食之暇反復細較數過鄙見所及  
輒乙其處碑版文字間有刪正要以馴雅爲歸不  
識吾師以爲然否爵里書法詳略或未盡一皆已  
改訂特從敝鄉取到元好問中州集又搜得劉迎

閻長言詩二首皆金源人也何鍾慎蒙二公山  
記中搜得李元陽舞劍臺記一篇雪夜挑燈每得  
古人片語隻字輒爲狂喜具書生結習然亦不敢  
負吾師諉誣耳近有雪中退朝奉懷一詩附錄寄  
上

答門人陳子文 二首

知有入蜀之役極爲懸念危梁飛棧十年回首猶  
自驚心況王事鞅掌耶綱紀來得成都書洎新詩  
諷詠之次不覺移情至云斜日一川沂水北秋峰  
萬點益門西視唐人僧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  
入渭城之句不啻過之矣奉和鳳縣柳蜀薑二絕  
句錄正之冰修別去又三年矣歲月真不堪把翫  
耳

二方四三

蠶尾文卷三 尺牘

十一

三載黜陟海內知交音書闊絕思之如夢寐曾拜  
手書示以臯蘭載筆慰藉之至新正二日聞太  
皇太后升遐星夜奔赴以元夕抵京師叩謁梓  
宮事畢昨得旨明日行矣從方山兩得子文手  
書并寄司馬文正公集感故人念我深也計瓜期  
將及顯陟非遙今子文一門羣從多列華要而子  
文獨屈抑下僚鸞棲枳棘令人慨歎譬噉諫果此

亦餘甘回齒頰時矣

答棲霞楚雲和尚

二首

吾師暢天界宗風作人天眼目僕願順風以請久  
矣先和尚竺菴大師保護六朝松事僕久皈依載  
之遊記今師手植萬松虬鬚龍鱗當與此山不朽  
牧老弘護自有同心正不以鄙言爲輕重也昔白  
樂天自錄其集三本一真東都聖善寺一真廬山  
東林寺經藏中一真蘇州南禪院願以今生世俗  
文字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雖  
拙集不逮樂天其本願亦猶是耳并惟大師照鑒

三万七十一

蠶尾文卷三 尺牘

古

前奉手教知返棲霞未久即往西江道之云遠音  
郵不易忽書記來都門再荷手示獲悉山中近況  
信江西不隔拂子也山志告成足與梵刹志並傳  
不朽鄙作亦附名山以不朽矣僕少讀瑤光閣一  
集知其得法於壽昌悟道於廬山印證於博山闌  
然二大師至其末後一句直是浩然之氣至大至  
剛塞乎天地乃知世出世間原無二理好山之道  
至是益光明俊偉矣後在金陵聞亡友方龕山談  
浪杖人已事真不啻趙州古佛藥地嘯峰諸老一  
時名德耆宿皆爲座下龍象如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自恨生晚不獲廁桓因之末猶幸親近和尚略  
露法乳僕老矣復羈遲薄宦迹在周行未能相從  
於水邊林下使宗少文雷次宗輩千載笑人亦可  
哀矣尚冀淵匠時示廣筏幸甚幸甚先壽昌博山  
東苑闌然雪關暨杖人一切語言文字竺南二大  
師法語禪藻均望垂寄以慰惻如之望乙亥七月  
日士禛頓首

答唐濟武檢討

二首

郵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賤姓名亦附不  
朽矣讀手示遂覺青雲白日去人不遠悼亡傷逝

三方五寸

蠶尾文卷三 尺牘

五

之後必脾受傷頃竟喀血者三有何簡要法語幸  
不恡尺蹠垂示望之文選一事談何容易以吳興  
姚氏之識鑒必資文苑英華以東萊呂氏之別裁  
尚藉江鈿文海即元蘇侍郎伯修之書已不敢與  
蕭選粹鑑頡頏況下此乎明文則程詹事篁墩止  
及成化以前何侍郎匪莪稍該備矣而精鑒未逮  
前人三百年文章尚無定論況時賢乎是以知其  
難也

今歲六七月無日不雨都下通衢皆如江湖宣武  
門外溺者三人人衣重綿不知絺葛爲何物亦向

來所未有也。比來抗顏走俗，久廢吟事。唯碑版序記雜文，未能槩却。退食之餘，偶一開卷，都如嚼蠟。惟西方之書，稍覺有味。正以閱歷世途四十載，熟見一切如空華陽燄，過眼成空。此身且如浮雲頃刻變滅，況身外乎？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雖日在錢穀簿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說無生話時也。獨於古德公案話頭，茫然如墮雲霧。自是鈍根，以視眼中之人，熙熙攘攘，爲利往來者，差免隨墮耳。承惠寄妙相莊嚴敬謝法施來教，頓漸二義深契鄙懷。常愛唐皎然禪師作秀能二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歎爲名通之論。可破舉世瞽瞍老先生以爲何如。

答秦留仙宮諭

二首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晤朱生備詢起居，知名園却掃銳意著書清詠之多，亦復盈筥。碧山舊社爲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筇笠一訪雲林清閟之奇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人詩較唐人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爲唐選。

十集此書亦刻於玉峰尚在較正譌謬又二十年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垓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敝門人蔣京少爲刻其本亦尚有譌字未較先生試遣訊二處索之可朝發夕至也錢礎老雅意選刻鄙作附孝感合肥二相君之後意極可感然辛丑以前少作所存過多尚煩繩削張秋紹先生傾仰久矣頃惠寄浦舍人集又特出鈔錄此段交道近古不擬於流俗中求之蓀老無恙公予人弘前畫九龍山圖見寄張之素壁以當臥遊均希道意

承寫寄詩總聞感荷之至愚幼讀朱子詩傳而疑之嘗竊以爲晦翁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自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序不可廢之說而晦翁獨臆廢之其最著者如衛風木瓜鄭風有女同車青青子矜諸篇確有事實考據今一槩掃却目以淫詩可乎不可乎愚嘗欲雜取毛鄭歐蘇呂嚴諸家之說平心折衷別爲一書數年竊祿京師僕僕未遑不意先生先得我心聞已成書甚快愚無

庸作駢拇矣

答梁埭

再奉清明後一日惠書欣慨交心追念曩遊黃壚如昨而邈若河山思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承寄尊大人行述尚有未詳者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占籍於鄆曾祖祖父諱字官闕于例皆不得略述內所云敬菴公係某公別號亦未了然又卒日葬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已上見於韓歐二家集中碑版之文可考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

三十五十四  
蟹尾文卷三 尺牘

六

歷曰行治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或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大例要未有越此者敢煩詳示然後下筆墓表成即刻之集首序可不重出也集中內典文字最佳若流俗妄有訾議則蘇文忠宋文憲二公當爲罪首耶拙集前續二部附上惟告之尊大人几筵不盡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峯

別來十餘年不通一訊前歲從新野家郵中遞到手書如空谷足音楚然而喜漢江峴首古今勝地治中別駕頗稱閒曹登臨嘯咏風流何必減昔人

哉峴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  
太傅祠詩和者自范希文劉原父以下凡十有四  
人宋賢題名多刻下方僕壬子歲過之幢已半爲  
糞土所壅幸字畫尚完好及今無護惜之者恐漸  
就湮沒足下政暇能一留意并摹搨數紙相寄乎

答韓太虛郡丞

承聞先生以居士身弘菩薩道栖心法喜梵行精  
嚴今之淨名龐公也又復穿穴大乘結集流通譬  
諸集衆法寶爲海導師比辱來教益深皈仰經云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  
衆德本是菩薩行先生有焉亦何必匡徒領衆如  
宋人所謂相公禪者爲叢林口實哉石堂禪師頃  
承護念遠寄諸刻味之如甘露醍醐曾寄呈鄙撰  
三昧集一部諒不浮沈祈從容一致相思支許相  
從諒有日耳

答門人張力臣

判袂都亭遂已五更寒暑得書承聞起居爲慰古  
謂老而好學惟袁伯業以道兄視之何如哉瘞鶴  
銘辯訂本尤精晰孝然之山磬石不乏江淮好事  
者尙靳一匕箸之餘不壽諸永永耶昭陵石馬圖

亦聞所未聞披對之下如身歷翠微睹風雲絕足甚快甚快峴山羊叔子祠石幢甚古雅又多北宋諸名勝題名不佞曾賦一詩并著之蜀道驛程記意道兄必有紀述無吝寄示

答荊菴禪人

出山以來荏苒五稔每懷遠公廬山之社辯才龍井之游不謂靈老和尚雙樹之間倏示寂滅今者結集法眼續佛慧命真吾師事也辱和尚治命見委塔銘夙昔之誼不敢輒辭於案牘旁午中脫葉恐不足爲將來續燈錄中粉本也入石須屬良工

羅尾文卷三 尺牘

二

渠丘張杞園居士可與商量幅竟神往

答拙菴禪師 二首

久不奉教示殊馳心白雲青嶂間也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汗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冤親平等豈況鬪諍唯吾師裁之向鈔得唐叔達遊記一篇附寄丈室

侍者至自盤山知道腴清暢又得山志補遺讀之

生大歡喜刻成幸多摹印幾冊見寄附入前志也  
近又得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一條弟有駁正并錄  
上或即附陶詩後或入雜綴惟裁定之又從王子  
年拾遺記鈔得田疇事一則亦可補入雜綴以廣  
異聞辱寄大士像薰沐供養敬謝法施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維德入都備詢起居差慰僕時運奇蹇四月間有  
悼亡之戚七月中又有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  
寧論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知已如先生想亦  
爲我拊膺而一歎乎僕從來無尺蹠出都門茲因

齊齋文集卷三

尺牘

棲霞楚雲禪師南還特奉數行左右棲霞爲金陵

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住者將尋斧柯楚老  
本師竺菴和尚上書當事遂免翦伐一時名流形  
諸篇詠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下下二三千頭  
虬龍拏攫鬱爲巨觀寶所名藍藉以增勝今楚老  
將應壽昌祖席之請慮山中房僧勾連土棍藉以  
漁利不免樵蘇唯先生政暇睽念勝地特爲嚴禁  
并語地方有司同心弘護法檀功德與此山不朽  
矣盤山拙老屬僕奉致新誌想達典籤示之

山言入都得書詢知道味清腴極慰述鹿軒新詩

風味瀟灑似非車前八驕人所爲昔白樂天在蘇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襟韻在韋白之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爲不可山言傳命屬評次即於燭下呵凍點筆一過藉手以報三子古文鈔雕刻最精但如朝宗寧南侯傳回護失實似當刪去不則蘇峻侯景亦須爲作佳傳耶

### 寄九悔菴太史

蠶尾文卷三

尺牘

主

三十七

江東耆舊中吳故人今惟悔菴先生巋然獨在宜時時詩遞往來如元白浙西東故事乃經年不通尺一甚或得書累月不一答者非敢蹈踈節也五更待漏歲以爲常十日之中集議八九司農之署案牘旁午坐是數者竟不獲掃地焚香一親筆硯遙念水哉軒中擁書萬卷魚鳥親人詎知京雒勞人苦趣如此嘗戲語羨門少宰曉風殘月日日領略世間唯梢公及吾輩耳此雖謔語大是實錄附及一笑僕五年不作詩忽於枕上得奉懷四章即錄便面寄上詩雖不工亦一奇也近輯本朝謚

法考一書已寄牧老刻之特乞大序

帶經堂集卷六十七

卅

經尾文卷三尺續

三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暨尾文四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諡忠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暨尾文卷四

神道碑

三子至一  
個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取父廩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鬪雞走馬諸勳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录事屢從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

單食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關中  
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  
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  
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  
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葭溪  
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  
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  
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  
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

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  
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  
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  
宸於蕎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  
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  
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  
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  
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  
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  
等招青背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輓

驢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徇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  
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  
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  
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  
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  
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  
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  
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

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  
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  
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  
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你完  
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  
城宥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櫻  
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募僚  
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  
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  
鼙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

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傳夸蟾及馬寧齊  
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  
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  
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  
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  
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  
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  
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  
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  
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

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  
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  
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  
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  
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  
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勲  
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  
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  
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  
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

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  
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  
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  
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  
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  
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  
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旣殄於是  
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  
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  
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

三才

蠶尾文卷四 神道碑

五

屯田之一法旣可足食亦可強兵而弭盜安民亦  
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

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  
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  
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  
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  
眞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  
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鈔額者一百  
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  
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

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  
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  
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  
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  
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  
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  
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  
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  
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  
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

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

蠶尾文卷四 神道碑

六

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  
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窠入恒苦轉運  
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擡  
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  
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  
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  
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  
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  
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

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  
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  
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  
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  
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  
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真之  
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  
覲京師 賜內殿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

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  
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

三三〇四

蠶尾文卷四 神道碑

七

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  
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酌酒匱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謚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  
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  
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  
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  
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  
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  
考延勲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  
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  
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進士  
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  
襲阿思哈尼哈番緝祖廣東連州知州縉祖綸祖  
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祖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債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

三〇六

龍尾文卷四 神道碑

八

河颺馳三晉遂指峭函雍涼掃汛 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蠱爾遺孽豕啼螳奮有銜未膏有鼓未豐

公撫其徠乃戕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躋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

川旣寧河西復燼酒泉報傾金城告稔天水傳烽

咸陽偏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

鴆睽暘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鞬勒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旣奠遠

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暘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

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幽以樂田峻露積崇  
墉車輪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不振秦地無虞川師  
繼進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雋於  
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  
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  
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疚公乞骸骨申命重巽  
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  
屯經綸奮迅帥秦士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讖像  
列雲臺恩施祚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三〇一

暨尾文卷四 墓表

九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爲耐翁吳先  
生之墓先生諱永胤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  
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  
諱志德以德壽爲鄉三老即先生父也先生少應  
童子試濟南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既  
爲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蘄然露  
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  
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几案親爲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  
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  
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  
士王公實以學士為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  
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謠言日三至先生  
尸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僞札督  
撫密疏以聞得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  
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  
善備矣徵先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  
前事徵入為中書舍人稍遷戶部主事尋進刑部

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  
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耋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  
蓋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

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揚  
翁愀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茂  
菽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輒多方賙給蒙袂輯屨  
全活亡算學憲君既通籍益好行其德緩急叩門  
不以有無為解值歲儉自糴於市以供餽粥而親  
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  
其歿也聞者出涕春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

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教子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又云渾厚勿涉模稜精明勿蹈刻薄彌留無他語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萬曆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二長即學憲君自肅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候補布政使司叅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楊棟基馮憲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

蠶尾文卷四 墓表

十一

既銘其藏而瑯邪王士禎為之表鏡諸樂石傳示無窮

###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禎母之幼也女紅之外教以書史輒能通知大義笄歸於田齊魯間所稱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為經師母閨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為歸之藐茲諸孤孰鞠育之况錢穀事關國帑錙銖弗清雖欲歸骨

丘壘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鬚  
踊稍間則取倉庫冊領勾稽籌算年經月緯具有  
條理不以假胥吏既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削  
牘請太守盤登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  
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間關三千里扶櫬以歸歸  
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戊夜既而長子  
中丞雯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

誥封稱太恭人翔貴矣荆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  
樂居城市夏秋輒村居與農嫗談田家事為娛樂  
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母數戒以守官清勤

上報 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以累諸子故兩君  
皆能於其職為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  
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  
老謀欲醮錢作為屏幃為吾壽者此親串盛心然  
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為汝曹言之按禮婦人  
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為主名  
故春秋書紀履綸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  
別也後世禮意寢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  
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進百金為壽此蓋任俠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爲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襯舍辛茹槩三十餘年闔戶緝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封命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腰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怛怛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爲主名其可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踊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市饘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戾矣汝曹備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

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此少工詩脫稿卽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所存惟茹茶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子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歌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觀也考母行事庶無慝焉其爲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雯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需己未進士官翰林編修霽恩拔貢生女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

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爲其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鸞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爲之序曰公諱楨字大木號兩嵐其先直隸之棗強人始祖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靈壁尉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

蘇尾文卷四 墓誌銘

十四

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

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

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

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

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謚恭定郝公惟訥

等十二人已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

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

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

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

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東

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兗東  
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窩逃  
之例 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鄰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  
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  
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  
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世祖章皇帝避之卒從  
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南  
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  
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  
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稔米騰貴每石價  
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  
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  
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  
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  
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  
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  
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  
試副榜准貢間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  
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

夫查叛產興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  
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  
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  
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  
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  
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  
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  
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  
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  
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

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撫拾細故以飾  
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洵  
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  
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  
用爲 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  
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  
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祔葬子  
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  
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

雲龍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  
搖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  
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  
空長白之陰松柏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  
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芑字燕翼其先棗強人始祖瑜徙濟  
南之青城瑜生相舉人知鄆陵縣相生齊舉人知  
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

三子辛卯

蠶尾文卷四 墓誌銘

七

道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曾祖祖父  
元功縣諸生是爲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  
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  
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 世祖章皇  
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爲監司公在選中轉分  
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  
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闡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  
人以勸學者得 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  
遂著爲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爲之厲禁自是

亡敢散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叅議駐寶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鞭笞不爲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諸法民初駭之旣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後廢圯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如也公獨杖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睥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爲謝過乃已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叅政遇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

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芟屨屨所需咄嗟立辦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叅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人爲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卽難視山海有間矣吾樂爲其易誰爲其難者於是

鉤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石有奇又請蠲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

九江二衛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吏那移折耗漂沒汩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報失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別業候仙園長松蔭庭飛流激澗日嘯咏其間無復用世意矣次子逢庠令武康迎養解舍銅官風渚間幅巾筇杖時以山水自娛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

其淳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  
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  
二兄宗族子弟才而嚮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  
丘璐官揚州同知逋官錢罪且及孥公解金贈之  
無吝色其於鄉黨皆此類也逢庠令武康自矢飲  
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盜爲之屏息  
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褊訪令  
治行旣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  
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教於家者又如此生以萬  
曆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  
逢庶選貢生朝城縣教諭先卒逢庠貢監生廣西  
新寧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子豸繡李祚之其壻  
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庠子三牧吉澤  
吉津吉津吉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  
鳴邊人尸祝手編虎頰驕王懼伏盤根錯節力媿  
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灘畔良  
苗懷新冷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

山高水長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廬

葉公墓誌銘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將易篋顧謂子道復曰我即死必奚先生蘇嶺狀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非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狀君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字正則君次

也崇禎末錦林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巡撫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賊張獻忠陷黃陂陂民流竄城覆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城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黃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泛舟樊湖聞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自

爲諸生固窮至是冰檠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強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跼蹐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二十八人他郡有寃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姓同室鬪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鉤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待息諍訟禮學校

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夤緣爲奸利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佟勤僖公鳳彩納其言疏改民夫爲官雇鄰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俎豆飲食之需自爲之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劾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

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焉已酉爲同考官甲寅滇逆變作禁旅四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恥爲之君一以清靜爲治暇即與其僚莆田林君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犖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輓風雅大興予嘗評次爲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爲口實戊午有旨中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爲

名士高蹈丘園者率宛顏界詞望走朝貴之門伺閤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戶明年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幾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澹泊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篆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方藹以詩執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以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紳間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己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

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可  
君應手竄改或竟剗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遊  
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  
記已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  
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譌  
舛編輯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  
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  
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  
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  
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 封宜人與君

共貧賤憂患有壹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  
知登封遇 覃恩 勅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  
奉 恩詔加一級 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再  
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  
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  
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  
阡系以銘曰

本聳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緱山笙鑿  
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  
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

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留遺蛻此山邊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子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  
充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九卓犖奇偉因獲聞其  
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給事中  
與子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  
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誠心抃者不啻  
辟咄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  
河報 命歸而先生計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

蠶尾文卷四墓誌銘

五

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  
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  
明初徙蜀西充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子延年家益起好施子鄉鄰待以舉火  
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  
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 世祖章  
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  
棗強縣丞爲政平恕莅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  
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  
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

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註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  
留不可則宿春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  
先生既歸開門授徒戶屢恒滿其訓心拊兄弟曰  
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梯榮媒利爲  
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  
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  
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歿撫兩  
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  
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  
舉匭欠契劓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

吾得正首丘幸矣彼窶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  
教及獻賊躡蜀屠戮靡子遺骸狼藉道路亂定  
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于土  
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  
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  
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鄰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賙  
給無倦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  
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鬪諍爲取獄訟  
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檄至蜀脅

士大夫先生摯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  
乃復故廬謂心抃曰 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  
出而仕矣心抃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  
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  
教之曰小子幸叨 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  
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慎之  
心抃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  
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  
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抃奉 簡命視河工於淮

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而逝

三子

歸尾文卷四

三

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曆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  
秋八十有四官棗強縣丞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

平縣知縣配李氏 敕贈孺人有閩德黽勉有無  
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抃壬  
子科舉人內府兵科給事中心普壬子科副榜貢  
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  
孫五人梓檉松柏柎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真行同王  
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宮闈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

後昆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十九

蘇尾文卷四 墓誌銘

六

帶經堂集卷六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晉虺尾文五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  
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  
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  
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

賜阡旣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巖巖照耀萬古用

三十五

晉虺尾文卷五 墓誌銘

一

侈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禎士禎  
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  
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  
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  
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  
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績博史譽流無  
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  
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  
遼遂爲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  
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叅議即

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

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早既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即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畝二十畝爲一溝以地三

畝有奇爲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溢旣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歙郡逼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

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饟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間

上稔公才特 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

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沭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

者滙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饟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

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鑿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且日壞疏上 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前後 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

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 知遇仰秉 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

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間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至勞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椿增畀修薄諸務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

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答褒勉

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阜河且三百里黃河一張時苦淤澱公於阜河逸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闌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即或黃強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即洮汰無餘兩運口既治數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

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 御書閱河堤

詩一章 賜公及佳哈 御舟 上用帷幙皆異

數也黃淮兩河旣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匯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

蠶尾文卷五

六

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溜費且不訾中河旣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 國家

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濬因勢利導使三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

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

異言者逢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

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

居三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

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府災有 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

公老病再 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經畫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病狀疏聞 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 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

三十七五

靈尾文卷五 墓誌銘

七

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 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輻既歸 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

賜茶 命禮部議 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謚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畀即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旣陂所謂陂即今之堤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畀地能不漫潰乎讓爲繕完故堤增畀倍薄乃爲下

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洩跛倚世父副使公彥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仕稍貴即建家廟凡吉凶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馬文

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  
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  
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國家其  
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  
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  
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  
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  
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  
樹喬樹滋樹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  
之銘曰

三十五

晉寧文卷五 墓誌銘

九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  
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五  
壁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鼉  
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樁蹈毳忘朝餗河伯效靈波  
云云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  
萬如騰騫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誼  
公騎箕尾民煩寃巷哭過車手舉幡黃腸祕器  
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躡雲車  
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梁刺齒肥公方貧窶并日而食居然不屑也文譽顧日起母周安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合縣教諭流寇躡安廬間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因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

蠶尾文卷五 墓誌銘

十

三三卷二

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同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使江西河南以廉慎稱十四年分較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者七人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朶顏三衛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間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千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茂林虧蔽天日其隘口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蹶跡順

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  
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為非  
計特設滿漢司屬各一員予 勅印專往采辦而  
禁商人毋出關官既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山  
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  
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  
為章程歲省水衡錢亡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  
權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為詞  
訟牒劾午關使者亦利之為冠蓋餽遺地公慨然  
曰即如是萬金入賓客之橐而善良破千家之產

矣吾不為也自是雀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八  
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潯薪烝匱乏  
闕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  
犯康熙元年使竣還 朝旋有治河南旺之 命  
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  
關分司為優游吏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  
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召吏受成命循故事而  
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 命於朝敢  
自暇逸乎單騎徧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縈路  
紆無弗至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

往佳泉殊境猿鳥路絕居人有老死不識軒蓋者  
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  
新泉若干排其支速其滙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  
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  
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命入京師  
始蒞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  
論翕然而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  
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雲南司郎中遇

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  
性孝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

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  
待弟漢恩義兼至漢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晝  
夜倍道視之漢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  
禮法朔望日子弟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  
儼若朝典族子欲粥先塋宰木以完官逋公聞之  
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  
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爲位而  
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  
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僑寓  
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子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

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爲娛樂親故造門雖鶉衣百結與講釣禮其厚德類如是有司重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曆丙辰卒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子三人世棐奕堂世傑孫十三人曾孫四人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尚湖之水湜湜爾神游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

三子字

鸞尾文卷五墓誌銘

三

### 墓誌銘

公丘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廩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叅政母張淑人公叅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盈寸年十五爲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沉數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齊名號爲二丘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御試屢在

高等 賜宴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  
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世名士己亥  
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  
禁近就宥散又涉炎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  
皆爲公惜之而公居然既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  
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  
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  
三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干紀相率而受赤族  
之誅乎吾勉爲若留待餉至然後發耳逕叩關入  
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

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倅職司撫  
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  
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  
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亂數人餘悉懾伏瓊賦舊  
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  
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留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  
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  
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  
某者尚氏壻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  
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間說之曰公爲名藩上

佐又貴爲王婿奉 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  
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  
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  
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閭淺慮  
不及此然且柰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  
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  
兼德公事在反手間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  
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  
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  
畜牧無算廣人大悅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

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

命歸里丙午補

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

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

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

大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閻變集議於庭僉曰

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矣本年條

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况重以積逋

乎令奉行無狀敲扑繫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

挺而走險宥之則階赤子也宜遣一文吏單騎往

諭以 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蒙朝而定何張

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馳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貫汝死自今日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民初猶疑貳公爲文誓城隍之神通民間之皆流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全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

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衆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非計之得也衆臆公言明日駁正上制

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殺之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

親即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言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傳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 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歎曰朝廷須用經術士於丘君見之矣壬戌公寅叅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

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叅政公志其睦於族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歿有寡女不遠千里歲賙卹之久而不衰旣病猶較刊靳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澗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章知名如嚴胤肇向大觀史尚輒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公爲知人所著轂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

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己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  
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  
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  
邁遠迴述迪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官洗子達遠皆  
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雲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  
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又於  
公爲後進官洗以狀來請銘言念平生不覺出涕  
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獲落遠浮南溟化  
鯨鰐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  
官尤諤諤丹筆平反取畫諾始爲龍攄終屈蠖淮  
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槨昌厥後人增式  
廓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堦字宜兄世爲沂州人相傳晉太保睢陵元  
公裔也始興之後蕃於江左其散在故土者世代  
遠不可考明弘正間槐亭公彬始以儒術起家爲  
廣文官生心齋公之屏領嘉靖丙午鄉薦是爲高  
祖王父之屏生錫勇錫勇生納陞納陞生如升則  
公考也公年十三補州學生遭明季大亂總兵官

閻某公姑之夫也方鎮淮陰往依之嘗從閻追賊於邳州之邢家樓賊脅居民拒守旣破賊閻怒將盡誅其俘公曰民多賊少倉卒被脅非得已也概誅之將失民心乃下令曰外來流民罪當赦其趨左賊悉趨左於是按誅之而釋居民之被脅者活數百人亂定歸里益發憤下帷受知兗東道蔣君鳴玉提學道戴君京曾遇以國士甲午舉省試明年乙未舉禮部戊戌 殿試在高等 世祖章皇帝親簡庶常公在選中以應對失次黜落歸丁外艱居亡何山東有賊于七之變妄男子飛章告密

遂褫公章服酷吏鍛鍊周内幾興大獄會楚人吳升東來爲登州推官力雪之事得白猶未牽復也公無意仕進躬耕課讀於桑梓利害如痼瘕之切於己戊申山東地大震沂尤甚他邑公與郡人前戶部侍郎宋公之普指困以倡好義者得糧數千石比戶計口而給元旦露處弗恤也又力白監司徐君惺請蠲請賑沂人無死徙者艾山龍女祠相傳甚靈異旱魃爲虐公輒率里人齋禱數有驗晚構靜山園憩寂其中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來謁曰公素急桑梓當豫謀之詎可自逸於此覺而異之

未幾靈雨河魚大上民多仳離公歎曰神告我哉  
爲書上監司李君煒請蠲賑又條議救荒事宜皆  
施行全活無算其爲德於鄉如此宋楊二大姓以  
鼠雀搆難奸人抵巇以爲利公憤之力爲排解遂  
釋怨爲婚媾人尤多之歲壬子伏闕上書理前  
事得旨牽復應內閣中書舍人試丁巳秋再行  
鄉試充順天同考官得王喆生以冠解額後入翰  
林尋以母病告歸自是不復出矣公少業制舉甚  
工劉君魯檜者於公爲外兄弟公力磨琢玉之於  
成遂舉進士旣老益獎進後學不衰自創義館以

來學者又告有司立義學於右軍祠聘單父進士  
盧君爲諸生師助之臍脯其誨人不倦如此甲子  
長孫者臣應順天試遂魁一經人謂有天道云公  
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侍范張兩太君  
疾也不櫛不矧禱於天乞以身代其居喪也哀禮  
無不足者故州閭稱其孝叔如式少客江淮迎歸  
爲謀居止完室家以慰王母如幾避兵南徙不返  
奉季母嫁幼妹皆身任之族兄竣流離滇雲四十  
載爲辦裝趨歸又置田宅以娛其老嘗買一女子  
舉止不類人奴他日其父至自禹城曰亂離相失

二十年矣已適人乎曰已受聘其夫猶未他娶也  
公惻然義之立使攜歸完其夫婦處親族鄉黨率  
有恩義故遠近稱其仁晚志養生之術恒與子姓  
言將以已已長至後拜辭墳墓入西山屆期召親  
知告別又二日更闌呼水盥沐畢入小寢端坐而  
逝嗚呼其亦近乎達生者矣公卒妾傅氏年十九  
不食三日從容自縊匱側內外宗族集者數百人  
咸驚歎流涕公之教於家者可知也生以明天啟  
癸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得年六十有七官  
內閣中書舍人子十人佩瑄佩瑠佩璠佩琚佩珞  
佩珩佩璋佩琳佩瑞佩珂女四人李新枝全世璉  
孟暉李某某壻也孫十二人者臣某某系之銘曰  
先生不隱亦不仕爲德於鄉稱善士公侯之後必  
復始睢陵即丘延厥嗣沂水艾山觀鼻巖有道之  
碑庶無媿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麴信陵三人  
丹以杜牧易于以孫樵之文爲史家採掇鏗耀千  
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  
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幸若此文章之所

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遇其人或遇矣而其文章未必傳信後世或事迹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尚足徵信而不必以史之有無爲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燾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爲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諱光啟皆以中丞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丞諱闢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爲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丙戌再行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

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寧國府推官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銷劉光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麴公靈施祠下誓以古人

爲師清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君  
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  
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  
相錯譌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  
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即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  
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  
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  
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  
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統載信  
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

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旣  
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聞縣人罷市農泣  
於野女泣於閨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  
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  
公旣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  
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  
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  
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  
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  
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

如丹易于之例略據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  
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 敕封孺人子二  
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庠孫若干人銘曰  
麴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  
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樾馳書京師請誌  
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子以甲辰八月  
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  
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

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  
窆以祔敢以誌請予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  
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  
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  
人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宰木拱  
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即  
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  
也嘉楨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疎眉廣  
額而多顙人呼曰顙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  
門稱高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衛河之西葺園

盧讀古書暇則攜漁具臨流終日凡緯蕭織箔魚網蟹斲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涪翁漁父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俗仰然亦不爲蘄絕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召親故置酒高會或圍碁博簞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然燭視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素重意氣赴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慷慨白有司得解仇遂并罄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弟授周易孝經是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起年四十有九

廷榭之幼也君誠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佯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媚道以事人吾聞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失身萬事瓦裂慎之哉廷榭居京師十年孤詣獨行目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誠其子咸咸睡頭觸屏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以視君父子間何如予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弈棋馬稍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奕棋而已君雖不得志

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欽崙跌宕豈愧名士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胥有令譽又繼郭孺人而廷榭曹出也郭撫之三十年不啻所生而廷榭事郭如君之事祖母亦至孝里人兩稱之廷榭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維曹村之阡

帶經堂集卷六十九

